

胡適的

嘗試集

坿去國集

中華民國九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九年九月再版

嘗試集

每冊定價洋三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胡適

發行者亞東圖書館
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
印刷者亞東圖書館

分售者各省各大書店

必翻作有此書
究印權著

再版自序

這一點小小的『嘗試』，居然能有再版的榮幸，我不能不感謝讀這書的人的大度和熱心。

近來我頗自己思想，究竟這本小冊子有沒有再版的需要。現在我決意再版了，我的理由是：

第一，這本書含有點歷史的興趣。我做白話詩，比較的可算最早，但是我的詩變化最遲緩。從第一編的嘗試篇，贈朱經農，中秋……等詩變到第二編的威權，應該，關不住了，樂觀，上山等詩；從那些狠接近舊詩的詩變到狠自由的新詩——這一個過渡時期在我的詩裏最容易看得出。第一編的詩，除了蝴蝶和他兩首之外，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。做到後來的朋友篇，文學篇，檢直又可以進去國集了。第二編的詩，雖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齊句法，雖然改成長短不整齊的句子，但是初做的幾首，如一念鵠子，新婚雜詩，四月二十五夜，都還脫不了詞曲

的氣味與聲調。在這個時期裏，老鴉與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。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喪到家詩的前半首，還只是半閑添字的沁園春詞。故這個時期——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——還只是一個自由變化的調調時期。自此以後，我的詩力才漸漸澈到『新詩』的地位。關不住了一首是我的『新詩』成立的紀元。應該一首用一個人的『獨語』(Monologue)寫三個人的境地，是一種創體；古詩中只有上山採蘿蕪略像這個體裁。以前的你莫忘記也是一個人的『獨語』，但沒有應該那樣曲折的心理情境。自此以後，威權，樂觀，上山過歲，一顆遭刦的星都極自由，極自然，可算得我自己的『新詩』進化的最高一步。如初版最末一首的第一段：

熱極了！

更沒有一點風！

那又輕又細的馬纓花鬚

動也不動一動！

這纔是我久想做到的『自話詩』。我現在回頭看我兩年前做的詩，如

到如今，尙雙雙登堂拜母，

只剩得荒草孤墳，斜陽淒楚！

最傷心，不堪重聽燈前人訴，阿母臨終語！

真如同隔世了！

不料居然有一種守舊的批評家一面誇獎嘗試集第一編的詩，一面嘲笑第二編的詩；說中秋，江上，寒江……等詩是詩，第二編最後的一些詩不是詩；又說『胡適之上了錢玄同的當，全國少年又上了胡適之的當』！我看了這種議論，自然想起一個很相類的故事。當梁任公先生的新民叢報最風行的時候，國中守舊的古文家誰肯承認這種文字是『文章』？後來白話文學的主張發生了，那班守舊黨忽然異口同聲的說道：『文字改革到了梁任公派的文章就狠好了，儘够了。何必去學白話文呢？白話文如何算得文學呢？』好在我的朋友康白情和別位

新詩人的詩體變的比我更快，他們的無韻『自由詩』已狠能成立。大概不久就有人要說：『詩的改革到了胡適之的樂觀，上山一顆遭劫的星，也儘够了。何必又去學康白清的江南和周啓明的小河呢？……只怕那時我自己又已上康白清的當了！』

以上說的是第一個理由。

第二，我這幾十首詩代表二三十種音節上的試驗，也許可以供新詩人的參考。第一編的詩全是舊詩的音節，自不須討論。第二編裏，我最初愛用詞曲的音節，例如鵠子一首，竟完全是詞。新婚雜詩的（二）（五）也是如此。直到去年四月，我做送叔永回四川詩的第二段：

記得江樓同遠眺，雲影渡江來，驚起江頭鷗鳥。

記得江邊石上，同坐看潮回，浪聲遮斷人笑？

記得那回同訪友，日冷風橫林裏陪他聽松嘯？

這三句都是從三種詞調裏出來的。這種音節，未嘗沒有好處，如上文引的三句，懂音節的自然

覺得有一種悲音含在寫景裏面。我有時又想用雙聲疊韻的法子來幫助音節的譙婉。例如

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。

這一句裏有九個雙聲。又如

看他們三三兩兩，

迴環來往，

夷猶如意！

三環，疊韻（今韻）兩往，疊韻夷意，疊韻迴環，雙聲夷猶，意雙聲如字讀我們徽州音，也與夷猶，意爲雙聲，又如

我望遍天邊，尋不見一點半點光明，

回轉頭來，

只有你在那楊柳高頭，依舊亮晶晶地！

遍，天邊見點半點，七字疊韻；頭有柳頭舊，五字疊韻；遍，半雙聲；你那雙聲有楊依，雙聲。又如
也想不相思，可免相思苦。

幾次細思量，情願相思苦！

這詩近來引起了許多討論，我且借這個機會說明幾句。這詩原稿本是：

也想不相思，免得相思苦。

幾度細思量，情願相思苦！

（原稿曾載每週評論二十九號）

原稿用的『免得』確比改稿『可免』好。朱執信先生論此詩，說『免』字太響又太重要了，前面不當加一個同樣響亮的『可』字。這話極是我當初也這樣想；第二句第一個『免』字與第四句第二個『願』字爲韻，本來也可以的，古詩『文王曰咨，咨汝殷商』便是一例。但我不來又怕讀的人不懂得這種用韻法，故勉強把『免』字移爲第二個字，不料還有人說這首詩沒有韻。我現在索性在此處更正，改用『免得』罷。至於第三句的『度』字何以後來我自己

已改爲『次』字呢？我因爲幾，細，思三字都是『齊齒』音，故加一個『齊齒』的次字，使四個字都成『齊齒』音；況且這四個字之中，下三字的聲母又都是『齒頭』一類，故『幾次細思量』一句，讀起來使人不能不發生一種『咬緊牙齒忍痛』的感覺。這是一種音節上的大胆試驗。姜白石的詞有：

暝入西山，漸喚我一葉夷猶乘興。

『一葉夷猶』四字使人不能不發生在平湖上蕩船，『畫橈不點明鏡』的感覺，也是用這個法子。

這種雙聲疊韻的玩意兒，偶然順手拈來，未嘗不能增加音節上的美感。如康白情的『滴滴琴泉，聽聽他滴的是甚麼調子』十四個字裏有十二個雙聲，故音節非常諧美。但這種玩意兒，只可以偶然遇着，不可以強求；偶然遇着了，略改一兩個字——如康君這一句，原稿作『試聽，』後改爲『聽聽』——是可以的。若去勉強做作，便不是做詩了。唐宋詩人做的雙聲詩和

疊韻詩，都只是遊戲，不是做詩。

所以我極贊成朱執信先生說的『詩的音節是不能獨立的。』這話的意思是說詩的音節是不能離開詩的意思而獨立的。例如生查子詞的正格是：

仄仄仄平平，仄仄平平仄。

仄仄仄平平，仄仄平平仄。

下半闋也是如此。但宋人詞：

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晝。

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

今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舊。

不見去年人，淚溼春衫袖。

第一句與第五句都不合正格，但我們讀這詞，並不覺得他不合音節，這是因為他依着詞意的

自然音節的緣故。又如我的生查子詞，第七八兩句是：

從來沒見他，夢也如何做？

第七句也不合正格，但讀起來也不見得音節不好。這也是因為他是依着意思的自然音節的。所以朱君的話可換過來說：『詩的音節必須順着詩意的自然曲折，自然輕重，自然高下。』再換一句話說：『凡能充分表現詩意的自然曲折，自然輕重，自然高下的便是詩的最好音節。』古人叫做『天籟』的，譯成白話，便是『自然的音節』。我初做詩以來，經過了十幾年『冥行索塗』的苦況；又因舊文學的習慣太深，故不容易打破舊詩詞的圈套；最近這兩三年，玩過了多少種的音節試驗，方才漸漸有點近於自然的趨勢。如關不住了的第三段：

一屋裏都是太陽光，

這時候愛情有點醉了，

他說，『我是關不住的，

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！」

又如：

雪消了，

枯葉被春風吹跑了。

又如：

熱極了！

更沒有一點風！

那又輕又細的馬纓花鬚

動也不動一動！

又如：

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，

有好看的野花，

有遮陰的老樹。

但是我可倦了，

衣服都被汗溼遍了，

兩條腿都軟了。

我在樹下睡倒，

聞着那撲鼻的草香，

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覺。

這種詩的音節，不是五七言舊詩的音節，也不是詞的音節，也不是曲的音節，乃是『白話詩』

的音節。

以上說的是第二個理由。

我因為這兩個理由，所以敢把嘗試集再版。

有人說，『你這篇再版自序又犯了你們徽州人說的「戲台裏喝采」的毛病，你自己說你自己那幾首詩好，那幾首詩不好，未免太不謙虛了。』這話說的也有理。但我自己也有不得已的苦心。我本來想讓看戲的人自己去評判。但這四個月以來，看戲的人喝的采狠有使我自己難為情的：我自己覺得唱工做工都不佳的地方，他們偏要大聲喝采；我自己覺得真正「賣力氣」的地方，却只有三四個真正會聽戲的人叫一兩聲好！我唱我的戲，本可以不管戲台下喝采的是非。我只怕那些亂喝采的看官把我的壞處認做我的好處，拿去咀嚼做做，那我就真貽害無窮，真對不住列位看官的熱心了！因此，我老着面孔，自己指出那幾首詩是舊詩的變相，那幾首詩是詞曲的變相，那幾首是純粹的白話新詩。我刻詩的目的本來是要『請大家都來

嘗試。但是我會說過，嘗試的結果『告人此路不通，可使腳力莫浪費。』這便是我不得不做這篇序的苦心。『戲台裏喝采』是狠難爲情的事；但是有時候，戲台裏的人實在有忍不住喝采的心境，請列位看官不要見笑。

總結一句話，我自己只承認老鴉，老洛伯，你莫忘記，關不住了，希望，應該，一顆星兒，威權，樂觀，上山，週歲，一顆遭刦的星，許怡蓀，一笑——這十四篇是『白話新詩』其餘的，也還有幾首可讀的詩，兩三首可讀的詞，但不是真正白話的新詩。

這書初寫定時，全靠我的朋友章洛聲替我校鈔寫定；付印後又全靠他細心校對幾遍。這書初版沒有一個錯字，全是他的恩惠。我借這個機會狠誠懇的謝謝他。

民國九年八月四日，胡適序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梅龕。

這半年以來，我做的詩很少。現在選了六首，加在再版裏。

適九、八、一五。

目錄

錢序
自序

嘗試集

第一編

嘗試篇

孔丘

蝴蝶

贈朱經農

他

中秋

虞美人

戲朱經農

目

錄

頁數

一十三

四

五

五十七

七

八

八十九

一